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韓麒麟 子熙 顯宗

李彪 孫昶

甄琛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

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父亾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寛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

魏書曰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克日久師老外民乗之以生變故

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兾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

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

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麒麟曰罰以止惡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

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民

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

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恩安土庶

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

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常執令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今動以萬計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餧終令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民不勤素無儲積故也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史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

浸成侈俗

魏書曰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袪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蚕婦乏裋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别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

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中必有盈贍雖
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
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禄無入倉雖於民為利不可長久
脱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供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
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
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日唯
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散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興宗以父漁陽男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之及元乂害懌久不得埜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任後靈太后反政以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

興學官令傳靈樹賓客張子慎伏閤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乂劉騰誣罔書奏
魏書載子熙表曰竊惟清河王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負扆當朝義同分陜宋維以元乂皇姨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托生眉眼誣告親王誣以大逆賴明明在上泥潰自消王質還潔王以塵謗紛雜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静守劉騰因弟補官爲王駮退私深怨遂擅廢太后誣王行毒及會公卿莫不

俛眉斂氣惟誣是徒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為王致死王搜括史傳著顯忠録區目十篇分卷二
十既欲彰忠萬代詎肯為亂一朝迄追遺志足明丹
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
之柄不由陛下重地要任皆其親黨中山王熙本興
義兵不圖神器誣為大逆合門殲盡奚康生國之猛
將盡忠棄市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胡隴猖狂荆徐
叅動賊臣亂子莫此為甚開逆起自宋維成禍良由

騰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罪尤重合斷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其翼草雖除去之宜盡況乂猜忍更居衛要臣中宵九嘆竊以寒心實願宸衷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兹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廷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敢諸闕披陳乞報寃

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部騰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孝明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未榮擒葛榮送京孝莊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

孫無宜見之禜鬬而大怒請罪子熙孝莊怒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怒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天平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関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棱王氏為妻乃姑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與寡嫗李氏

姦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發疾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讀一徧隨即覆呼之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

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當令徭役宜早息洛京宜
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魏書曰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時猶比屋供奉勞費
為劇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雖調歛輕省然大駕親
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蚕暫廢則將來
無資且時向炎暑六軍暴露恐生癘疫
願早還北京省諸州供帳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
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先朝皆卑宮室
致力經畧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
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
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中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
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
世不刊之範三月竊聞輿駕還洛輕將數千騎千金之
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橛之
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

音目覽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𠗐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

魏書曰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雖冕旒垂纊天下可治

孝文頗納之顯宗又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

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遺烈何益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阜隸矣議者或云令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帝皇所以居尊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

刑法為政有罪必罰罰必當辜雖捶撻薄形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名行一切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且陛下居九重內視人如赤子而百司遇下如仇讐堯舜止一人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

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夕悴則衣冠淪於厮竪之邑

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

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令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禮教易興伎作雜居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又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駮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

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疆埸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私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

濟寔多如不悛革宣闊急不繼富之意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
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以成褻狎徒
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一日謂顯宗
程靈蚪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若欲敢況班馬固
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
校卿才能可居中等謂程靈蚪曰卿與顯與復有差降可
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然竊謂陛下貴古賤今昔
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

子令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蕆祀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天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為著作僅為奉職未是良史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獲於遷固也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

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帝曰俱欲為治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何為專崇門品無抜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門雖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之才曠代僅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顥宗進曰陛下光宅邑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

之子必為秘書郎項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否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為露布之

臣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
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
彌甚所以斂毫卷帛𨮁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勳誠
合茅社須豬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
陽王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
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
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才猶可用命曰衣守諮議展
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

中尉李彪以申憤結

魏書載詩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淚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凉州人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

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駮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言虛誕不可經世駮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北京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涼州平遷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為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駮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

駿

魏書載敷奏門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

成前籍

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掖庭假駿散騎常侍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之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宗廟而獲賞疆土雖帝王制

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

魏書載駿表曰臣聞陳恒殺君則宣尼請討今道成篡殺其君雖欲宴逸其得已乎然戰貴不陣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則長江可朝服而濟茍江南輕薄負劉氏恩義則曲在彼何負神明哉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示救患大仁揚義風於四海夫

為社稷計莫先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滸振曜皇威
特加慰撫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襁負而來庶淮北
可定然後觀釁而圖亦不晚矣請停諸州兵且待後
舉所諸守本也不從沙門法秀作乱伏誅駮上慶國
頌其辭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
叠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
聖敬日新汪汪睿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興化津
千載昌運道隆玆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

訪政高年咸秩百靈祡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
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時綢繆仰歌祖業
俯欣春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輿之更初邕邕
億兆户詠來蘓忽有狂豎謀迭聖都明靈幽告發覺
伏誅羿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
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
羲庭周漢奚棄念彼苛刻羲庭曷軌希仁肖德徽

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澤盛照苗鰥貧蓄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惟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惟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

車而運廟算失恩有司不恵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頼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嘆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奧咨臣昏老偏蒙恩宥忽忘狂瞽敢獻愚陋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載不載文明太后俱褒嘉之

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

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除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礼袯非吾志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斛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袞州刺史曲安

佚諡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録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孝文賜名家本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甚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手抄口誦不暇寐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詣之修師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

甚原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傳士後假散騎
常侍衛国子使於齊
南齊書魏虜傳曰虜使李道固來聘世祖於玄武湖
集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彊埸
無事
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
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為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秘書令
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彪又表上封

事七條曰古先哲王為制自天子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車服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令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令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士多輕死楚王好瘠國有飢民令二聖躬行儉素詔命殷勤而百姓驕奢猶未革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

魏之士難化如此盖朝制不宣人未見德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至庶人宜為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無使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君秦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故饗年不永二

世而亾亾之與興興道在師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由今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日可鑒也令儲宫誕育日省月課寔勞神慮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至

太子正則皇家慶矣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傾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民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謂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

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肄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冑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常

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育三以微後歲旱論者以
為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
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
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
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
魏書曰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
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

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之不飾此君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所以

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誠足感將死之心慰慼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禮貌之吏民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及

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故臣為聖朝過計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同氣可共不可離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

即形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謂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觧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亡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孝宣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死

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
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
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
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為常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
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
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歡
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臣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
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詔慰喻起令視事但綜

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辨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時遷秘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幷設讌樂彪辭樂及坐語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

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令辞樂想卿無怪繪曰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喻月今聖上追鞠育深恩感慈訓厚德執於殷漢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曰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禮繪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幾何慮於曠

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武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後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武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愽

魏書禮志曰太和十四年高祖命羣臣議行次必令
合衷中書監高閭議曰自古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
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
夏商之歷厲惠至昏不闕周普之録晉承魏為金趙
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亾魏乃
承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謂宜為土德
秘書承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曰魏家帝業神元為
首案晉武神元往來和好至於桓穆洛京破亾二帝

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
御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
終平燕氏則是司馬祚終郟鄏而元氏受命雲代昔
秦并天下漢猶排虐嬴以比共工卒繼周為水德近
蠲謬偽遠即神正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
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為土神
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
大紹晉定德誰曰不宜司空穆亮皆請從彪等議乃

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寵性又剛直多
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
臣曰吾有李生猶漢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
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
博李彪之直我國得賢之基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
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心冲積其前後罪

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技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見其色厲辭辨臣謂是拔萃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

畧人物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魏書曰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

折

臣亦欽其正直及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

而倒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言於臣指其威暴

者臣謂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謗心不

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

又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虎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曰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敢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虎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方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徵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虎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畀

躬曲己若順弟奉暴兄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有北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四裔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

彪曰臣僣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自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

琛邢峦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皇魏奄有中華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狀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孝文皇帝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先皇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合德二儀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先皇之達也變是惱和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荆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

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誠宜功書竹素聲播金石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具其世矣

魏書曰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所以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借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亾官在家晝樵薪供爨夜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式毅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

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令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令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

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强
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擬漢史之叔皮近
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
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
啓大録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則三年
有成正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
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
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帝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

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澗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列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

魏書曰傳具外役展其内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

帝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又慰喻汾州叛

為木手擊其胷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又慰喻汾州叛
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創潰痛毒備極
贈汾州刺史謚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
史糾曰魏收之修魏書也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曲
加繩削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崔光李彪踵
遷固例復以無就病之歷詆前哲自以為功愚謂崔
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腐毫有年豈於
國史分寸無補景明以前所著宜曰崔李魏書景

明以後所著宜曰魏收魏書收畏其如此書成後即焚崔李原本盜掠前美掩為已作塚無存骨殆以報焚如哉

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别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徵相優假彪知而不恨及弁卒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與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

祚應以貴游拔之忿怨形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
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
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
得為列曹行叅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
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
二鴻於洛陽耳鴻遂與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
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
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名為婕妤在宮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媞好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媞好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而荆州屬爾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

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謂有家
風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
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
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為司馬周文
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
二十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
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以為丞相府記室參軍
著作郎修國史累轉黃門侍郎嘗為日卿祖昔在中

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
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
以易卿乃奏袒為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周保定初累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
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袒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
臨淄公唐瑾等並為納言尋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
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袒周
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袒

所作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父玄為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道悅少為中書學士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孝文南征徵兵秦雍斯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人治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

達朞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左丞王澄位摠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曽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冐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帝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

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帝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以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沿河挽道久荒舟子不習深薄之危古今共慎

冊府元龜又載道悅表曰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又氐胡犯順西戎內侵南寇紛擾蠻民跡戾闕閻間隙或生慮外區區丹素冒昧以聞

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
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帝幸中岳詔太子
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
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
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營謚曰貞宣武
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弟敬猷有風度
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
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

聽二子出身道悅兄雙清河太守坐黷貨將形於市遇

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録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

史後刺史京州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

州刺史以貪𩔰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卒雙弟觀

尚書在外兵即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

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父凝州主簿

琛少敏悟閨門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尟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乃曰郎君辭父母任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愽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臣聞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

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無赦此明導民
而弗禁通有無相濟也周禮雖有山澤之禁正以防其殘
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為民守之耳令
者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鄣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
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
給百姓天子亦何患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民
之迹時讀中葉聚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
語稱出納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

藏之物猶不施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於黔首願弛
塩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
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髙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
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奏上施畀髙理㡳恒
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
志至乃貨取山澤輕在民之貢立税關市裨十一之儲
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

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淵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無方非興之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令而罷之惧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甄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

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
乡下吏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為中散大夫
弟僧休為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已脩姦詐事露明
當收考令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
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
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狀琛曽拜官諸賔悉集巒乃晚
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曰戯言巒變色御

忿又此大相排窮司徒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
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
黷猶宜劾糾況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
奏方更往來中外嚮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
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選典塵聖明官
人又與黄門郎李憑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
彰方加彈奏生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功為己
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

散寔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食琛母服未闋復丧父琛於

塋兆内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休誓以同居没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為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末二十琛已六十餘乃納昕女為妻婿日詒給厨費琛深所好悦宣武時以此譏之遷河南尹黄門中正如

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刼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

魏書曰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

攻堅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令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令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

觀之不便則改令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

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遷凉州刺史猶以高氏所昵不欲處之於内久之為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與州刺史臣今適為北征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為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

司徒之掾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為將來勸戒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修其行迹

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
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行狀
皆出自其家任言君父之行無是非之事臣子欲光揚
君父但苦迹不高行不美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覩其狀
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
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
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不復斟酌與奪致號謚之加

與況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
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
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普重如
甄之流無不復諡謂宜依諡法慈愛人曰孝宜諡曰孝
穆公自今以後明勑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亂流宕
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仍踵前失皆付法司
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日孝明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
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

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孝文尤以師傅加禮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礫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位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慙愧廣平王懷為收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久乃特旨出侃自沉廢卒王家侃弟楷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

秘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楷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稱孝明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入城居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内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户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為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

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客字叔雍清譁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末榮寵曾為風賦見意後參中山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客盡私財贖之良歸傾資報客客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貸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客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孝莊以客全鄴勳爵安市縣子孝靜初為衛尉卿在官有

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以除名卒纂叔感有器業不應州郡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

魏書曰神恒農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累功封長樂縣開國男蕭衍將趙祖悅據硤石神攻克之孝莊

除衛將軍時葛榮黨亢斤民多逃散都督源子邕裴衍
戰敗被害朝野憂惶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
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及榮被擒進爵為公永熙中卒
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于鄴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後徙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宋員
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氏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
徙平城與將少游為雲中兵大窘困族祖允視之若孫
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久數稱其美言之朝

之以為有文情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傳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時使於齊後兼太子左卒聰微習弓馬以將畧自許孝文銳意南討施王肅軍事聰託之習弓馬以將畧自許孝文銳意南討施王肅軍事聰託肅願以褊裨自效肅言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拔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賊孝文忠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肅

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此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攻除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魏書曰侍中高顯等奏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

送盡禮聰又為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送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曲事高肇竟獲免肇之力也脩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許及皓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以間搆獲官聰居

魏書曰言咲攜撫公私托仗無所不至

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昔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面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又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孝明踐阼以其素附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肇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於家斷絕人事

惟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又聲色自娛後拜

光録大夫

魏書曰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顧竟不果

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

妓十餘人有子無𣱵注籍為妾以恱其情及病欲不適

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齊士顯宗以文學自

立而時務屢陳至實録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
族見擢明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
逮於[illegible]寵[illegible]手厲氣明日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
[illegible]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
[illegible]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
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執同奔咸
經危覆之轍惜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